

張岱全集

四書遇

浙江古籍出版社



張岱全集

四書遇

〔明〕張岱著 朱宏達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書遇 / (明) 張岱著; 朱宏達點校.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5

(張岱全集)

ISBN 978-7-5540-0924-6

I. ①四… II. ①張… ②朱… III. ①儒家②四書—
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96811 號

四書遇

(明) 張岱 著

朱宏達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況正兵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9.125

插 頁 8

字 數 392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924-6

定 價 88.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
 張宗子亦同此血脈卷中時
 有鑿語雖未必得旨亦自
 可喜深於辟義追難曉同
 嗜蠟者遠矣 馬一浮



四書遇

大學

聖經章

山陰張

岱纂



艾千子曰對小學而言謂之大學今人以大學屬之
 成均辟雍謂天子之學不與庶方小侯同者此是大
 學止一學宮之名耳然則改其文曰成均辟雍之道
 在明：德可乎後學慎之

浙江圖書館所藏《四書遇》書影，右為馬一浮題記

古書氏在此

自透宗本千蹊萬選歸一處何物礙心此謂物格

此謂知之至也

作行

司寇之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出言不

多能辨此

直則煩二曰色聽面貌不直則赅三曰氣聽氣息不

格物致知

直則喘四曰耳聽聽聞不直則惑五曰目聽眸子不

之聲直時

直則眊

諸公

直則眊

起此而後有

周易訟卦有作事謀始之戒刑書錄呂刑而原其側

至二即附

恒迷連婉惜民命之心無訟云者盖有本也夫子於

莊嚴認真

循名

下田類

聽訟之中寔：見出本來

而前也

張侗初曰大畏民志格物也此謂知本物有本末也

格明之德

本也物格而後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直接存止

也此正是釋格物致知直捷痛快不須蛇足

於三言之

朱子以此傳為釋本末尚少一釋終始傳

下直截

虞尚之君謂吾所爭周人所恥豈不大畏

快此端

本二句不

必作行

以其昏使人昭：人知求之民而已抑末也聖人

知其所

知其所以使者固應在我此謂知本

是稱

曰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一部孟子告人
君都是將機就機只是大主意不肯放手

徐倣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頭明此則純
王樞霸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傳以此而
終七篇之書以此而始

玄寧云釋仁義而專言利固以啓臣子之爭端談仁
義而兼言利亦非所以正臣子之心術哉何必曰甚
妙附此存之

湯若士曰上不奪不廢決求利之勢所必至而未有
字決仁義之理所必至

治上章

賢者亦樂此乎只此一問便有不安之意孟子不言
其非不掃其樂就它樂處點化是何等妙手諫折柳
杖視此遠矣

艾千子曰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
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

憂疾章

諺曰養子方知父母恩只說父母之心孝子達于都
通身汗下

凡人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改與親心相怡處

答孟懿子以守禮為孝答孟武伯以守身為孝

能養章

楊復所曰敬便是孝絕無兩層拈出敬字孝之精神
全體現矣

孔子論孝是言以父母與大馬相比之理按內則曾子曰是敬公學以父母
為大馬之匹匹之匹敬也敬之至于大馬而止而此于父母則方為其是父母之
大馬言孝者多自謂能養至于父母之大馬皆能養之但不知敬何
以自制其養父母之心平釋名不窮源成千古之誤

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為耳

色難章

記曰嚴威嚴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

不可況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

告子游甚言一個敬字告子夏隱言一箇愛字夫二

色難是養志
的虛神服勞
盛饌是養口
體的實事

孟子章

赤子與孩提不同。孟子纔離胞胎，以其身無故曰赤子。孩提和愛敬已落，知能孟子渾沌初剖，塊然純樸，無知無能。一天命之性，老子謂如嬰兒之未孩者，是也。孩提是未孩孩提是已孩。

常見羅五木內雖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論工夫聖人志無歇手論本體庸人志是現成。

徐自溟曰：孟子之心所由失者不獨以私欲偽妄失。

為王白嶽詩二紙飛州書中觀其言源之出
張先生手實之、
枯白嶽先生名而謙見西湖夢尋叙



壽王白嶽

雄虎負不位

卿

曹開第雄龜顧仙童是文人抱慧業紫陽溪水
翰墨看晚年得護長生訣方晚還丹在典墳白
嶽先生慈賢養先生持世八十年自識之無至
聲聲日夜鑽研欲紙堆筆冢書倉為窟穴座前
足跡砌皆穿簾際微明捧卷接金臺呵凍嚙冰
霜揮汗鈔書冰日月磨蒐直欲逐癡龍博採有

《四書遇》夾附簽條

迄修奉

膝禪觀抄并西書遇

壹部

唐厚

工科審捌元正

農手抄并却掃編

一部

唐厚

工科審捌元正

統計審捌元八角正

石友

先生

冬電

時

沈

疏

記

《四書遇》夾附簽條

書名	四書通	冊數	六冊
卷數	不分卷	撰人及時代	明山陰張獻可撰
版本及時代	明鈔宋刊稿	特點	樹遠遺笈 王伯仁等依十九日堂本影刻
來源	贈予常坑書塾周氏錫琴軒堂	收購時間	延祐間
入藏年月	民國二年十月	備考	關於書之考詳見題記見徐則直著山陰縣志卷十

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簡表

書名
四書過

卷
數

明鈔未刊稿

特點

收購時價

入藏年月

浙江圖書館著錄的版本信息

出版說明

一、本書正文據浙江省圖書館甲級特藏抄稿本《四書遇》整理。凡原抄本中張岱親筆所作眉批、補記及浮箋，統列各章正文之後，於校記中說明。

二、原抄本不附「四書」原文，爲便讀者，今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將原文分別附在各章正文之後。《集注》有某一章，而原抄本闕失此章正文者，標明闕失，此章仍照錄不刪。正文分章、序次偶有與《集注》不同者，均從《集注》，於校記中說明。

三、原抄本共六冊，不分卷，無句逗，今爲加新式標點。惟因本書徵引廣博，又未嚴格抄用原文，故正文引語，除已核對者外，只加冒號，不用引號。

四、正文引語凡出自經史諸子及北宋以前名家著作者，多已核對原書，於校記中註明書名、篇名或卷數，時或摘錄其文，列在「四書」原文之後。

五、本書以繁體漢字排印。凡原抄本中使用之異體字，如：「恠」（怪）、「皐」（罪）、「咲」（笑）等，俗體字，如：「賢」（賢）、「惡」（惡）、「據」（據）等，一律改爲正體。至如「正」作「政」、「由」作「繇」、「實」作「寔」等，本可通用，則一仍其舊。遇有明顯錯字、脫字，逕予改正補足，擇要於校記中說明。

六、本書附錄（一）《壽王白嶽八十》七言古詩一首，原夾附抄本末頁，雖內容與本書無關，因出張岱親筆，今仍照錄，以存原貌。

前言

據浙江省圖書館特藏抄稿本刊印問世的《四書遇》，是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張岱的一部語錄體讀經著作。

張岱（一五九七——一六八五？）字宗子，改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出身在一個由巴蜀遷來江南的世宦之家。高祖天復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任雲南臬司副使。曾祖父張元忭受業王畿，是陽明學派的思想家，隆慶五年進士第一人，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是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進士，曾任廣西參議。父親張耀芳晚年任山東兗州魯王府的右長史，是魯獻王的親信。張岱就是憑著家世的通顯和富裕，在前半生過着紈袴子弟的豪華生活。同時，他又十分愛好讀書吟詩，乃至包括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用張岱自己的話來說：一方面好美婢，好嬖童，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自爲墓志銘》）；一方面又好舉業，好古作，好遊覽，好詩詞，好書畫，好作史，好參禪（《祭周戡伯文》）。稱得上是張羅於百般遊藝，舉網於無涯學海，乃至有道必問，無藝不精了。

明亡以後，張岱披髮入山，避居剡溪，生活發生根本的變化。「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其

時，他已年近半百，漸入老境，但仍能以明代愛國遺民的身分矢志勵節在窮困中堅持著述，直至老死。

張岱一生，著述弘富。據其《自爲墓誌銘》所載共有十五種。晚年又撰有《越中三不朽圖讚》等數種。其中文集如《琅嬛文集》，史學論著如《石匱書》，散文小品集如《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已先後問世，有的並爲世人所熟知。但張岱的某些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夜航船》、《快園道古》等，則沉寂三百餘年，未有印本；人們但知其目，未得一睹其書。《四書遇》也是其中未刊的一種。日本學者松枝茂夫^{〔二〕}在《讀張岱〈陶庵夢憶〉》的長篇論文中說：張岱的著作「大半已經亡佚，無由得見了」，深致其遺憾之情，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張岱既能以清新流麗和富有詩意的筆觸描敘出昔日三吳都會的人情風土，名物掌故，又能以「不隱惡，不揚善」的嚴肅態度和傳統史筆，寫出明史巨著《石匱書》。他寫《石匱書》，歷經明清之交，前後有四十年之久（《與李硯翁》）。同時，他又以差不多同樣長的時間堅持撰寫讀「四書」心得，終於完成了一部首尾完整的經學著作《四書遇》。張岱一生的心血和成就，就凝聚和包含着如此不同的幾個方面，表明他確是明清之際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家。

《四書遇》係抄稿本，是浙江省圖書館於一九三四年購得。原藏寓杭常熟周氏鵠峰草堂。首頁有「虞山周左季鵠峰草堂藏書印」記，長方白文。下孟卷首有「周大輔^{〔三〕}白文方記，「曾經鵠峰草堂周氏所得」朱文方記。一九三六年浙江文獻展覽會曾將此書展覽。或稱此書係「鄉

賢手澤，三百年來輾轉遷流，完好無恙，不至如《史闕》之難免劫灰，而顛倒錯亂，有賴後人之爬梳整緝者，爲尤可珍矣。」（《浙江圖書館館刊》三卷第六期《館藏善本書提識十》）

《四書遇》題張岱纂，總六冊，不分卷。原書僅撰作者心得札記，不附錄四書原文。次序按《大學》、《中庸》、《論語》（分上論下論）、《孟子》（分上孟下孟）排列。全書以讀《論語》心得爲最多，篇幅最長，共三冊。餘則爲讀《孟子》心得二冊；讀《大學》、《中庸》心得合一冊。書係白棉紙藍格，端楷謄抄，並有張岱親筆書寫的眉批、增刪和另加浮箋共約十數處。其中浮箋三紙，即《論語·爲政·能養章》「孔子論孝」條；《論語·八佾·器小章》「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條；《論語·公冶長·子路章》「古人惟安車乃坐」條。親筆增易二條，即《論語·鄉黨·厩焚章》「金甌子言厩焚」條；《論語·微子·逸民章》「虞仲次夷齊後」條。由上述正楷謄抄及張岱親筆增易等情來看，抄稿本《四書遇》是一部清抄本，已經張岱審訂增改，最後覆核，只是來不及付梓印行罷了。

《四書遇》其書並不見諸前人著錄，清初黃虞稷撰寫的考查明代典籍的重要目錄《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及以後的《四庫全書總目》均無記載。雖然，《四書遇》確係張岱所著則無可疑。因爲：

一、張岱《自爲墓誌銘》中說自己平生「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

園道古》、《僊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可見，在他自己所開列的書目中，是分明寫着《四書遇》這一著作的。

二、《四書遇》抄稿本無序跋，但《瑯嬛文集》中有《〈四書遇序〉》一篇，稱：「余幼遵大父教，不讀朱注。凡看經書，未嘗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與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這裏敘其著述主旨及經過甚詳，與抄稿本《四書遇》內容也完全相符。另有《與祁文載》一篇（收入《瑯嬛文集》）稱：「余解『四書』『五經』，未嘗敢以注疏講章先立成見，必正襟危坐，將白文朗誦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故人能熟讀經文，深思義味，莊子所謂『思之思之，神鬼通之』，政謂此也。諸解具在，皆弟於朗誦白文，忽然有得，第恐錯入魔境，耑望明眼人爲弟指迷，願禱，願禱！」所述情況與上引諸文一致，且這裏說的「諸解」可能就是指已經完篇的《四書遇》。

三、近代著名學者，張岱的同鄉馬一浮先生在抄稿本《四書遇》的扉頁上，有親筆題記一篇，稱：「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馬一浮不但認定張岱是抄稿本《四書遇》的作者，而且對該書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張岱在《〈四書遇〉序》中說：他讀「四書」，決不因襲前人注脚，強調在電光石火般的一閃